

## 第一章 册门

册门指的是卖书画，但不包括卖经、史、子、集和唐、宋、明所作字画的人。它主要是指那些卖所谓秘方、秘法、邪书、淫书、假版本、假字画、春宫以及“卖天书”的一批人。由于卖假字画的，也卖假古董，所以也一并包罗。兹分述于后。

### 第一节 秘方、秘法

出售秘方、秘法的册册，并不真是一本书，也没有装订，通常是用一张总面积约“八开”的长条形纸张，印上一些所谓的秘方，秘法。解放前所印秘方的来源，大都出于《验方新编》《经验良方》等书里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册册上所载秘方，则是取材于各出版社所印的验方。至于秘法，一般是从《古今秘苑》《墨娥小录》《多能鄙事》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等书抄来，根本谈不上秘。“秘”字是他们自封的，无秘不卖钱。所以医生要卖祖传秘方，气功要卖秘传气功，其关键就在于此。

卖秘方要唱，唱几句又讲，这叫“开口生意”。江湖八大门头，都是开口生意，开口才会围上一堆人来听热闹。这叫做“大象（指老海）不开口，空子遍街走；大象一开口，拴

住一群狗”。你若不想当狗，就不要去听。

他们的唱词，通俗易懂。例如钩虫病的唱词是：“黄粑病，脸色黄，无精打采睡在床。又吃得，又睡得，一做事情心就慌。婆婆说她懒媳妇，男人骂她懒婆娘，三天挨了五顿骂，骂得两眼泪汪汪。”唱的声音要有节奏，才会引人来听。唱后的讲，讲的话要有趣味，听的人才不会走开。例如对黄粑病，先要谈未得病前，如何结实，如何勤快。得了之后，男人会如何！女人会如何！小孩会如何！这叫做“搜科”。在讲话当中，售秘方者还要注意围观听众，如其中有面带病容的，他就指着此人说：“大哥，你不要多心，我不是咒你，你就有病。花几角钱，等于少吃碗茶，买一本回去，照书上的验方服药，就把病医好了。”如果此人反对，说：“我花了很多钱，都未医好，几角钱买本书，未必医得好！”他就答云：“俗话说：单方治大病，海上方气死名医。吃药要投方，吃药投了方，犹如一口汤。不信你买本试试，一试就灵。”这时如此人还在犹豫，他就“逼”。逼的方法，主要用譬喻。如云：“张家湾有位汪二嫂，是汪二麻子的堂客，那一带的人都知道她。也是病害久了，前场买了我的书，回去照方吃药，一下就好了。头场还送我一斤白糖，感谢我帮了她的忙。花小钱能办大事，何乐而不为。”这样一逼，无有不买的。假如买主患的是哮喘，他就用哮喘逼，是女的他就用妇科病逼。这种书卖价低，一“逼”就会有人买本来试试。

但售秘方者如在唱后解说时，围观的人群中，尽是些听热闹的，那他就往往当机立断，指着一位瘦弱的，说他身体差，要预防疾病，说：“现代医学主张，治病不如防病。像你老兄现在是吃也吃得，睡也睡得，走也走得，但你脸色黄中

带青，青属木主肝，你有点肝火旺，喜欢憋点闷气。”又道说：“怒伤肝，憋气是怒未能得到发泄，更伤得凶。病都上身了，趁现在没发作就治疗，我这书里的某某方，就能防病，你买去照方吃了就会好。”边说边把方子拿给他眼前一晃就收回，绝对不让对方看清楚，看清楚对方就不买册册了。

卖书人上面所说的一套话，套在谁的身上都合适，与中医“套方”一样，乃是“套话”。经他这样一硬套，群众中就有人会提问题。假如无人提问，他就会说：“问病不收费，老师给你解答，让你们满意。”只要有人提，他的书就有买主了。如果实在无人提问，那就只有另唱一种病。至于另唱什么病，那就要看围观中是些什么人。如老年人多，就唱哮喘。中青年妇女多，就唱疝积。壮年男性多，就唱妇科。中年人多，就唱肾亏。这种唱法，是考虑到生理和心理因素，才总结出来的。

有些卖秘方的人，为了迎合大众，加上一些所谓的秘法，如说将核桃（胡桃）壳钻二三小孔，合臭肉同煮，则臭味尽收入壳中。石决明火煨研末，置酸酒中时许，则酒即不酸。老母鸡加山楂数枚，则肉极烂。炒牛肉丝在豆粉里加两片苏打同拌，则肉丝嫩脆。这些虽是生活小知识，却有实用价值，加入秘方册子中，确可增加销量。

清陆以活《冷庐杂识》说：“杭州吴山有售秘法者，一人以三百钱购三条。曰：持家必发，饮酒不醉，生虱断根。固封慎重而与之，云：此诀至灵，慎无浪传人也。归视之，则曰勤俭，曰早散，曰勤捉而已。大悔恨，然理不可易，终无能诘难也。”这条资料，与后面飘门所记“传授包赢不输法”一样，道理虽然正确，但总令人感到有欺骗意味。

## 第二节 邪术与魔术书

我国古代对邪术与魔术的认识，是没有什么明显界限的。如《后汉书》载掸国王雍由调送来我国的大秦魔术师，就会耍大卸八块、支解人体的魔术。但这套魔术，流传到宋代，被当时的艺人改名为“七圣法”，在扯谎坝表演当场杀娃娃来卖灵符，而成了邪术。又如我将在惊门一章提到的，不用漂浮工具就浮水而坐，在唐时本是魔术，下到明季，被“妖巫”利用，飞裙渡江，也变成了邪术。具体的事例就充分证明了这点。

江湖行话把魔术叫“老变”，又叫“花牌”。有组成班子表演的，有单独一人或二人扯圈子玩戏法的。玩戏法摊子上有张白布，上写着各种魔术名称，如腰带变蛇，柳叶变鱼、鸡蛋走路、纸变蜂子等。他们表演时，就一再声称，包教把戏（魔术），学大把戏一套多少钱，学小把戏一套多少钱。如果钱不够，他们带得有把戏书（一长条白纸），买一本多少钱，买回去自己照着练。我小时候很贪玩，也买了一本。照“书”一练，困难重重。例如书上有使人放屁法，用塘角田间水泡子（水沫）晒干成粉，藏于指甲内，弹入茶、酒中，吃了的人，就会放屁不止。但实际一练习，才发觉水泡子根本无法收，用手捧了一大堆放在纸上，边捧边化，人都捧累了，纸上还没有粉末，这不是白说吗！书上还有使新娘子小解时惊骇法，也是用水泡子末偷置于马桶内，同样还是白说。另外，书上还有：樟脑酒调加松香少量，制成薄片，放在水上

点燃，不熄不灭。用浓盐水将棉线打湿晒干，线下端系一小钱，用火将线点燃，线成灰而钱不坠落等。反正他卖的那套把戏书，除作弄人的方法外，就是这类小玩意，要学还得找他教。

还有卖邪术书的，他们的卖法，从不公开进行，先打听你有迷信思想喜作弄别人而富有者为对象，再来亲近你。说某地有人卖“法术书”，书里有隐身法、驾云（不是腾云：神仙才腾云）法、魔魔法、撒豆成兵等。某处某人学了，现站在簸箕上就能飞起来。另外，书里还有医骨鲠、治汤火伤的咒语，灵得很。说得云里雾里，等你听进之后，就算愿你拿钱去买。买法也不同寻常，你把书款放在背后，前面用衣襟（以前都穿长衫）兜好，不要向后看，突然一本书从身后飞入衣襟内，你立即朝前走回家。千万不可回头看，回头就不灵了。我有位老表，就买过这种书，书名《鲁班经》，内有如何整人害人的魔魔法。不外乎剪个纸人，扎个草人，团个泥人，写上生庚八字，念几句“有钱就灵”的咒语，像《封神榜》所说陆压道人的钉头七箭书一样，就会把人害死。其他还有隐身法，其练法是正月初一子时，向北斗拜四十九拜，然后将五月端午午时捉来的蟾蜍皮煨灰水服，再念《北斗经》百遍，就成功了。我老表练了一阵，我叫他隐给我看，他说还未练成，练成了才能隐。后来才知此法，是抄自《岫崧神书》本是一番鬼话。《鲁班经》的卖法是这样，还有一部术士乱抄的《神光经》也是这样卖的。

这些邪书，古代统称妖书，历来受到禁止，其实没有内容，只能哄骗愚人。

### 第三节 淫书与春宫图

封建社会对谈儿女私情的任何作品，一概看作淫书。所谓礼法的仕宦家庭，绝对不许子弟阅读，说是会坏了德性。是以贾宝玉要看《西厢记》，都得通过他书童焙茗才能找到。故清代自康熙起，就曾打着一块“正人心风俗”的道学招牌，而严禁淫词小说，并销毁刻版。至于所禁品种，据《癸巳存稿》载嘉庆十五年只禁《灯草和尚》、《如意君传》、《浓情快史》、《株林野史》、《肉蒲团》等五种。到同治七年，《谭瀛室笔记》称：丁日昌抚江苏时，所禁淫书，竟达百种，连《龙图公案》《隋书》等，都列入淫书范围。

但社会上的反应，是禁者自禁，看者自看。越禁得凶，越是稀奇越想看。而卖书的不能明卖就暗卖，反趁此机会捞一把。经常到他店中买书的，只要问他有没有“好看的”，就会拿几本禁书给你选，不仅可买，还可借你看。

还有一种情况，在车站码头，流动量大的地方出售。有揣在怀中，手里另拿一叠书遮掩，悄悄询问客人出售的。这些人经常停留在码头，他认识谁能问，谁不能问，是不会出差错的。还有用几片硬竹片，绑个“申”字形书架，架上挂的是《玉匣记》《时宪书》以及一些戏书，插在码头边，等买主上门翻阅再看情形，询问出售的。由于书是秘密出售，所以价都高出正常两、三倍。

卖淫书的人，也售春宫图，但一般画得很差。《红楼梦》形容市售春宫图形，为“两个妖精打架”，真是恰到好处的描绘。在前清时，流行一种奇怪的风俗，说是在装有金银的箱

子内，放一幅春宫图，就可镇住金银遁走，大概是金银也怕这种狼藉淋漓的形态。其次，则说在内房的光线暗淡处，挂上春宫图，就可使鬼神无法藏身，人便不会遇邪。因为挂有这种图，所以太太和少奶奶的净桶，通常都不让小姐去小解，怕看到不雅观。还有，说屋内挂了春宫图，可以避免火灾。

既然春宫图有这样大的作用，所以那时的豪富人家，都要买来镇宅，故册门所画的春宫，几乎都是供应这类人家。而这类人家，对“妖精打架”图象不感兴趣。为了迎合买主，社会上就出现了伪唐伯虎、仇十洲的春宫图，活活冤了他们几百年。

卖邪书、淫书之外，还有“卖天书”的。他们所卖的天书，并不是天方国的回文书。而是用一小块白纸，写上米、麦、水、火之类几字，再用纸包裹。每包都用线缚着，挂在一根长约三尺的小竿上，扛于肩头，装成一副倒疯不颠的样子，在街上边走边喊一些令人听不懂的“道话”，以显示他有点仙气。如云：“道、道、道，猪羊牛马一齐叫，今年更比往年闹，若有善人识得破，发财发富哈哈笑。”就会引动“假精灵”的好奇，而前往讯问。他就故作深沉，表示天机不可泄漏，大法不传六耳，叫你买包拿回去看，自有好处。由于卖这种纸包，是以天机作标榜，所以称为卖天书，行话叫“天册册”，民间唤作道士喊街。

解放后，有位卖天书的失业了，便改行医病，可是他斗大的字，也只能认几箩筐，凭什么来行医呢？妙处就在他竟公然想出了一个“骂人医病法”，说是经他骂了的人，病才会好。要想挨他骂的，先得在对面一家茶馆去喝茶。因为这家茶馆的水，是他下了仙药的。他下的仙药，也很特别，每天

晚上夜深时，围绕水缸吐口水就是下药。像这种“胡来乱搞”按理说不会有一个去找他医病，可事实上，就有些愚夫愚妇去找他医，而他骂得之怪，简直难出诸口。直到后来闹得不成话，公安局将他逮捕，才算了结。天下事真正不可思议。此事出在成都新玉沙街拐弯的冬青树街，一点没有编造。

顺便我介绍一下卖算盘书的。他卖的算盘书，不是一般的九九归一，而是用加减法来打乘除。自称打法简便准确。卖书时，就把这种打法，当众表演一番。由于算盘乃我国的主要计算工具，五代时就已创出，历史悠久，而学打算盘的，都为打乘法复杂，感到头痛。因此他的这种书，相当卖得。可是买回书后，照书行事，而结果竟成了“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”，并不准确。据说，卖书的人，手上有“拖”（作假），但拖是怎样耍的，说的人也不清楚，只好存疑。总之，江湖高深莫测，不懂不伸手，就不会上当。

#### 第四节 碑帖字画与古董

江湖本是门，故册门所售的碑帖字画及古物，有多少是真的！利之所在，人皆趋之，不是册门中人，也同样喜搞这一套。为什么他们喜搞假呢？原因就由于收藏家在鉴定上有困难，常被假物所困扰。以清代的毕沅和阮元为例，两人都以收集古物著称，尊为专家，一点也过不过分。但在鉴定上，都曾出过错误。按《清朝野史大观》卷十谓毕沅在陕西寿辰，有县令送他“古砖二十方，篆纹斑剥，古香古色，且年号题识，皆可推究，居然秦汉物也”。毕见到大喜，而结果却是假的。

同卷又说：阮元在浙江时，他的学生路过通州，见烧饼背面斑驳成文，戏以纸拓寄老师。阮花费了很大气力来考证，说是《宣和图谱》的古器，同样闹了个笑话。

以上两例，乃是有意作伪，给鉴定蒙上了阴影。甚至无意作伪的器皿，也会被收藏家误认为古物。《竹叶亭杂记》说徐松在伊犁，见一旧铁香炉很好看，便用蜡油在炉身画了条龙，还加了题识，浸在硫酸里，让硫酸把炉面腐蚀了一、二分。而画龙部分，因受蜡油保护，未被腐蚀，自然就显得突出。后来他回北京，也带回了香炉，被北京的鉴赏家看到，都认为是秦汉时的制品。于是《杂记》作者就感慨云：“可知鉴古者，大率可欺也。”

由于鉴古的可欺，所以字画古董商就经常“以贗作真，化贱为贵，以行其鬼蜮之术”，而被杭州人看作是鬼（见《两秋雨轩笔记》）。我记得，仁寿有位姓梁的，收有古物约两万件，解放后，他的这些东西，为西南博物院接收，一经鉴定，几乎全是假的。

鉴定古物真伪，有两种情况最麻烦。一是假得很早。如《养吉斋余录》称：与郑板桥同时，有位潍县木工，就能仿郑所画兰竹，并可乱真，故人所藏的郑画多贗品。另外一种是一件古物，分制为几件，造成真假难分。如《西清笔记》说：“闻古铜器一件，可分造数器，各有真青绿在上，虽识者不能指为贗也。”不仅铜器如此，瓷器也同样可作。他们把瓷器锯碎，用贵州产的羊桃汁来黏合，黏接后既看不见接缝，又非常坚硬，混然一物，而实际却是真假杂揉。其他还有真坯假彩与旧瓷底嵌在新瓷器上的作伪法。这些手法，《清稗类钞》书中已经提到，读者可自行参考。

古物作假，还包括碑帖、字画和版本。首先就碑帖来说，从前的拓碑的人，怕第二个来拓，抢了他生意。便在拓后，将碑上的字凿破几个。这样一来，第二位拓的碑帖，就没有初拓的完整。如此恶性循环下去，越是后拓的，质量就越差。所以拓得愈早的碑帖，其实价也就愈高。而后来的拓本，也为了卖得高价，便采取作假手法，补上拓本的缺字，来冒充初拓。他们补缺字的方法是：找位擅长写各种字体的人，用白芨、白矾、阿胶、煨石膏各若干重（省略分量），合做为“墨”，磨水写出与原碑相同的字体于缺字处，再用墨汁在上面拖过。由于白芨、白矾写过的笔划不受墨，这样就会显出字体，而冒充没有缺字的初拓出售。写字还有一个方法，将极细铁粉，用白醋调匀，笔蘸写在缺字处，再用墨涂候干，拭去铁粉，即现字迹，又以黄蜡轻拂，也可冒充初拓出售。

其次要谈的，是字画作假。由于字画价高，故作假也比较严重。例如字画多是用夹宣纸书绘，拿去裱时，裱工能把一张画揭为两张画。一张归还原主，一张他拿去卖。这种作法，对画的质地有损，所幸还是真迹。另一种情况是临摹仿制，《清朝野史大观》记有一较典型的例子说：

高房山《春云晓霭图》立轴，《销夏录》所载苏州王月轩以四百金得于平湖高氏。有裱工张姓者，以白金五两买侧理纸半张，裁而为二。以十金嘱翟云屏临为二幅，又以十金嘱郑雪桥摹其印款。用清水浸透，实贴于漆几上，俟其干，再浸再贴，日二三十次，凡三月而止。复以白芨煎水蒙其画上，滋其光润，墨痕已入肌理。先装一幅，因原画绫边有“烟客江村图记”，复取江村题签嵌于内。

这段话，把作伪的方法与经过，都概括予以描述。通过描述提及将“烟客江村图记”嵌入一点，知它还是假中有真，用鉴赏家的真图记来骗人。此外，还有纯粹的假画，如将斧劈皴画的山水充唐画，雨点皴画的则充为范宽作品，凡残山剩水画卷则充马远，对用枯枝、披麻皴的便充元、明画。其中有的伪品比真品还画得好，所以精明的行家也同样受骗。

为了防止受骗，鉴赏家也想出了一套对抗办法，不仅从画绢的单丝、双丝，纸张的质地优劣来辨认真伪，还从画图本身来区别。首先观察图中颜料，是否古代所用的石青、石绿之类的天然物品。其次端详图中人物的脸型是肥或瘦，衣服是紧身或宽大，衣袖是紧口或大口，楼台是否金碧，结构是否合理，然后才决定画的年代，以免被欺。但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册门所作伪品，依旧未能堵死。

至于版本作假，文献上也是屡见不鲜，《广阳杂记》说：宁波人丰熙和丰坊父子，都“善造伪书”。又《檐曝杂记》也说：王延喆见到一部宋版《史记》，便雇请几位刻书高手，仿其格式字体，刻印二十部伪宋版《史记》，虽书贾也不能辨别真伪。又《清稗类钞·工艺类》说：湖北刻书，本很粗疏，后经杨守敬指导后，不仅槧精，且能影摹宋、元版本。同书又说：湖南永州、广东顺德两地，除男子外，妇女儿童也能刻书，他们经常一边放牛，一边刻书，比“李密挂角”还勤快。

册门老海制造的假货，能混过鉴赏家的眼力，当然卖高价。对混不过关的，则卖给一些暴发户。以前邻水县有位名叫十伯韦的超级绅粮，家藏了部四部丛刊，竟公然宣扬他家藏了许多宋版、元版珍本书。伯韦先生的“名气”很大，除邻水县知道他诨号“伯韦辞典”外，川东人只要提起这个浑

号，都知道是邻水的一位活宝。他喜欢“抛文”，不把你抛得笑断肠子，算你幸运。解放前，成都人若吃了亏或赌输了钱，喜欢说句“召（读去声）一目的”，就是他的“名句”之一。

伯韦先生是四川军阀混战时，靠给驻军筹款中饱而发财的。发财以后，装成一副饱读诗书的架子，八方附庸风雅，买了些字画和书籍，装书的箱子，顺便也装红宝盒子以及 808 扑克。书虽从未有人看过，但每年六月都要搬到天井晒太阳，以防生虫。他抛的文，可能不是书上的，而是书虫在他肚里作怪诱发的，所以才会“出口成脏（章）”。

有次他去给人家母亲拜寿，一见面就说：“恭喜你老人家人面寿星（兽心）。”别人父亲死了，他送祭幛，上写着“驾返瑶池”，连男女都未分清。他建了一座房子，落成之日，大排筵宴，并请县长光临指导。县长说：“房子修得好，可惜光线暗了点。”他马上立正说：“报告县长，我已经派人到上海买光线去了。”原来他把玻璃当成光线。其他秽不入耳的故事尚多，恕不一一奉告。总之，像“伯韦辞典”这样的人，正是册门老海的最佳买主。

## 第二章 火门

火的含义是炉火，具体所指，则是烧丹炼汞。炼丹的目的有二：一是丹烧成后，用来服食，就可长生不死，得道成仙。二是烧成的丹药，能将瓦砾铜铁变成金银。这类金银，一方面可作器具装食品，吃后起到与服食相同的作用，也可长生。另一方面还可作为日常用度，无论怎样豪奢，永远都是资用不竭。实则这两项目的，都是引诱富贵而贪得无厌之人上钩的言辞，始终是一番鬼话。

烧丹炼汞，道家称为外丹。另外还有吐纳导引，他们则叫做内丹。无论内丹或外丹，都是向往长生所采取的方法。因此江湖上对凡用长生术进行欺骗的，一律目之为火门。下面我就来谈谈火门的花样。

### 第一节 火门进身法

火门欺骗对象，不是凡品，而是达官贵人。他们对权贵富绅的了解，比较深刻。知道这些人的见闻广泛，知识丰富，不比愚昧者易欺。而长生或点化，又不是朝夕间所能验证的。因此在欺骗的方法上，就有一些特殊之处。但总而言之，不外乎惊世骇俗这一原则。至其具体作法，首先在进身方面，约

可分为四种：

(1) 谎称长寿 黄景文《杂纂》谓：“方士自称百岁”是“无凭信”。不仅“自称”不可信，就是旁人说的，也难以凭信。他们一伙谎称某人年纪已经百多岁，其目的就在于勾引那些拥有富贵又怕不能永久享受的人听进去，前来拜师学长寿法。

(2) 故作神奇 夏天热他偏穿毛袄，冬天冷他却穿单衫。时而又脏又破，时而倒疯不颠。有时还要给人占卜，显示他的神算。偶尔还说几句“道话”，表现他的预知，让你感到神奇，去摸他的底细。只要去摸，你就算上钩了。

前些年，成都南门就有位一年四季身着棉袄的人，而且身上还挂着一条纸做的左轮枪外加子弹带。你如说他疯，我亲眼看见他卖粮知道市价是两角钱一斤，一分也不得少。但我没看见他装神弄鬼。不过他的奇装，许多人都很奇怪，至少也要多看几眼，足说明神奇是诱人的。

(3) 玩弄戏法 或剪纸为蝶，或吐饭成蜂，如《聊斋》中的巩仙。其所玩的都是戏术——即现在的魔术，用以欺骗那些好奇的富豪。如《原李耳载》记有一则方士牵虎而行的骗人事例。其言曰：“云中代府，明初封建一字亲王，嘉靖时，王好道兼黄白之术，多为方士所赚，王渐厌之。一日有羽士以丝绳虎颈，手揽而行……闻王好道，故来见。”结果王爷还是被骗了。因为用绳拴虎，并非仙术，而是马戏中驯虎的变化应用。

(4) 奢侈盖世 装成王孙公子，带着俊童美妾，绮罗被体，珠翠满头，饮食则水陆并陈，器具则金盏银盘，简直是富可敌国，不与尘俗为伍。一旦招摇过市，富豪都愿与订

交。《寓园丛话》就记有一位方士，因为炫耀财富，为盗而杀，将金银器物一看，原来全是假货。而这位方士就是利用假货，冒充能点化黄白来骗人上当的。

以上的四种进身法，互相关联，有时单独用，有时合并用。等到进身之后，笼络着你，在同你的往还中，先讲些烧炼的好处，以迷惑你。接着才露出本相，自称他能烧丹化黄金，如《石里杂识》说：“郑邀与李道殷相友善，殷能化石为金，邀验而信，弗之求。方士许公言：能以药为黄金，欲以售王子涛。子涛曰：吾不学伪。”

火门露的这手，是先炼小数来取得相信，实际上，他所用的瓦砾或铜、铁，其本身就是金、银，仅表面上用药变了一下颜色，所以一烧变复原为金银。等你信念坚定之后，他又进一步说出这种金银的用处。既可做成器皿盛食，求得长生；又可用以作为房中药。并以《抱朴子》所云“服药千种”“而不知房中之术者，亦无益也”来诱导你的淫欲。把一粒丹药给你，叫你去实验。等你进入圈套后，他说：“丹药用完了，要重新去炼。”你想到丹药可点金，又可助淫，自然就乐意出钱烧炼。结果是不问可知，上了大当。

俗话说：“劝人出钱，犹如钝刀割肉。”其寓意是“善财难舍”。所以有的人虽富，但叫他拿出钱来一个赚十个，而他总是瞻前顾后，疑虑重重，怕蚀老本。因此火门师傅还得有一套说词，钱才会“出堂”。据我所知，他们的说词，除那点化十足可靠之外，还要增加一段画龙点睛的言语。略谓：

传授烧铅炼汞之法，可以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但傥来之物，必须随手散去，首重济困救贫，不可吝啬。救人之急，不妨随心所欲的用去。大都每次烧得若干，宜于用尽再烧，方

免天谴。所以丹士为人，一向豪迈，毫不积蓄，就是为此。

分析这几句话，包含着各种内容：一是傥来之物要随心所欲地用，不可吝啬。如果你不愿出钱烧炼，就是吝啬，就得不到傥来之物。二是丹士之所以不出钱烧炼，是因为烧炼来的金银，必须救人而随手用尽，否则就会遭到天谴，所以他不能出钱烧炼。短短一段话，把“破布衣裳破布裙，逢人便说会烧银。若还果有烧银事，何不烧银养自身”的讽刺诗，推卸得干干净净。

## 第二节 虚假的长寿者和神奇者

《儒林外史》写马二先生在杭州碰到洪憨仙时，洪的仪态不仅“飘飘有神仙之表”，而且客厅中还挂着他的一首歪诗云：“南渡从来此地游，而今不比旧风流。湖光山色浑无赖，挥手清吟过十洲。”暗示自己是赵宋时人，迄今已活了几百多岁，简直就是位长寿老神仙。其实洪憨仙玩的这套把戏，唐时姜抚就玩过。玄宗时的张果老，别人说他是混沌时的白蝙蝠精，也是表现长寿之一法。究竟是否真的活了这样久，那就只有天知道了。

洪憨仙实际只有六十多岁，却冒充三百多，像这种冒充出于自己的口中，很难取信于人。但若出诸旁人人口中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。吹嘘长寿，通常是由其同伙四处散播。而被吹者，则假装老糊涂了，记不清自己的年龄，只记得某寺庙门前那棵大柏树，我老爹栽它时，我还在旁边浇过水。这时他的同伙就出来作证说：“我穿开裆裤时，听到爷爷说，我祖

祖见到他时 就是现在这样儿。”接着又来个头说：“我爸爸小时 当他娶第八个婆婆时 见他就是这样健忘。”有几个人八方吹他长寿，就不由你不信了。于是一位本来只有六七十岁的老头，竟一变而成了老不死。我想古称彭祖活了八百岁，可能都是采取哄骗方法吹出来的。

本世纪 20 年代，杨森驻军万县时，距万县九十里的陈家场出了位李青云。附近各处，有说他二百七十多岁的，也有说他二百九十多岁的。还有说他先后娶了十多个老婆，老婆都死光了 而他还健在。据云：《良友》画报还刊过他的照片，称为世界四大老人之首。这就引起哄动，一时冠盖齐集于陈家场，那些满面油大气，酒色财气四字占齐的绅粮，都远来向他乞求长生术。而老人什么也不告诉，来一个“真人不露相”。却天天同场上小孩在场头、场尾走“六子冲”“老和尚”（乡间的棋名）。后被杨森知道，适当万县新修的万安桥“合龙”，便派人接他来“踩桥”（类似剪彩），接着杨又拜这位老人学长生，同时杨的部下也相继拜师。这一群徒弟法孙，为了孝敬老师 求得长生仙术 天天请师父吃油大 燕窝、鱼翅、海参、烧烤，吃得来满嘴油流，终于把李青云吃得无福消受，大拉肚子，活象前面提到的洪憨仙一样，两天就拉进了森罗殿。

李死之后，大家非常惋惜，说是没学到他的长生术。这真像燕王求仙，还没见到神仙，而神仙就呜呼哀哉！燕王还大为嗟叹，认为失掉了求仙机会，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诚可谓天下事，无独有偶。

70 年代，我偶同张觉人医师谈起李青云的事。张谓：“曾去过陈家场，见过此人。是个乡巴佬，什么都不懂（真人不